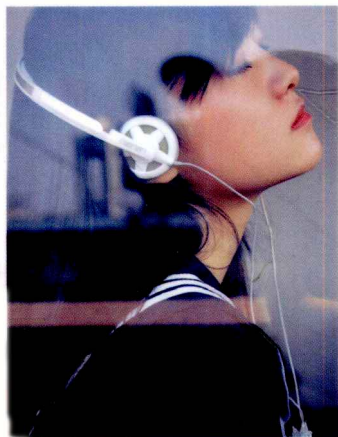


我知道 你和我分手后 后悔了

Wo Zhidao Ni He Wo Fenshou Houhui Le

4yl.net
四月天 全城热恋



紫
参
娃
娃

作品

怀抱既然不能逗留

我们还要什么拥抱的理由

谢谢你陪我走过这段最唯美的过渡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我知道

你和我分手后悔了

Wo Zhidao Ni He Wo Fengshou Houhui Le

作品

紫参娃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知道你和我分手后悔了/紫参娃娃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9

ISBN 978 - 7 - 5399 - 3909 - 4

I. ①我… II. ①紫…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56646 号

书 名 我知道你和我分手后悔了

作 者 紫参娃娃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李国靖 戚兆磊 杨 晨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秦 瑶 刘红梅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17 千字

印 张 11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3909 -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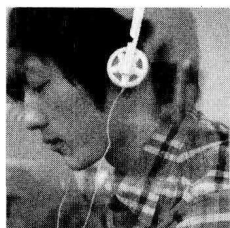
定 价 25.00 元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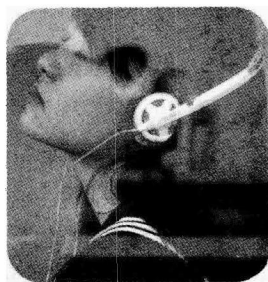
- 01 你是我的白月光 / 1
- 02 谁动了我的爱情 / 30
- 03 失望，原来也可以让人如此心痛 / 61
- 04 最后的博弈 / 89
- 05 背后“交易” / 120
- 06 终于，说再见 / 142
- 07 你是我幸福的原因吗 / 183
- 08 易尚晓的愿望 / 207
- 09 可不可以相信 / 225
- 10 天做媒，风相随 / 235
- 11 尘埃落定 / 250
- 12 令我像花一样绽放 / 276

番外一 彩云易散琉璃脆 / 322

番外二 一朝如梦 / 336

01

你是我的白月光



下雨了，雨势不大不小、不紧不慢地敲打在窗户上，发出有节奏的刷刷声。天空却丝毫不显阴暗，清晨的光亮透过半掩的窗帘，依稀可以看出这是一间开阔通透的卧室，触目都是苍绿可爱的室内植物，朝向窗户的一面，被光线映衬得闪闪发亮。

“打雷啦，下雨啦，起床收衣服啦——”突兀的童声猛然响起，床上的人翻了个身之后又静卧不动。“起床收衣服啦，怎么还不起床啊——”

雷鸣伸手摸索着关掉震耳欲聋的闹铃，睁开惺忪的睡眼，捅了捅身边的人，“绾绾，起床了。”

江绾把头往他温暖的怀中拱了拱，找了个舒适的位置又睡过去。

“要迟到了，”他轻轻地拍拍她的脸颊，“快点儿醒醒。”

江绾咕哝了一声，昨晚赶稿一直到凌晨，这难得的睡眠太令她留恋，她重新钻入软枕下。

“你说什么？”雷鸣将她挖出来，“快八点了，再睡下去真的要迟到啦。”

江绾努力地往被子里缩，轻声嘟囔道：“就五分钟。”

“我不管你了啊。”雷鸣起身进了卫生间。

没一会儿，江绾猛然惊醒叫道：“几点了？”抓过闹钟一看，惨叫，“雷鸣，你都不叫我！”翻身赤脚下床。

雷鸣哭笑不得，“我叫了你十分钟。”

“那你怎么不锲而不舍地继续叫下去呢？”

“你这个小浑蛋，每次都赖我。”雷鸣捏住她小巧的鼻子，“你还有十五分钟的洗漱时间，动作快点儿，我开车送你。”

江绶搂住他的腰，踮起脚尖吻上他的脸，“知道你最体贴了。”随后退后两步，细细打量他。海关制服将他的身材衬托得更加高挑，笔挺的身板很是好看。

江绶摸着下巴做狞笑状，“妞，给爷笑一个，跟了爷保证你以后吃穿不愁。”

雷鸣夸张地捂着胸口说：“我的自尊心已经受到严重的伤害，我要求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

江绶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得了吧。”

“你还有十分钟。”雷鸣好整以暇地看看表。

“噢，我的神啊。”江绶一阵风似的冲去换衣服，雷鸣好笑地摇摇头。

路上一如既往堵得厉害，所有车辆排起长龙，以龟速往前挪。

江绶抓紧最后的时刻补眠。

“别睡，跟我说说话，提提神。”

“你说，我听着呢。”江绶闭着眼嘟囔着。

“昨晚赶什么稿赶到那么晚？又是人物访谈？”

说到这个江绶就头晕，“可不？杂志社也开始赶时髦，鉴于逐步上涨的房价，搞了一个人物栏目策划，全都是本城地产界的领军人物、龙头老大。不访不知道啊，人家那生活质量，啧啧，你说这不纯属刺激咱老百姓吗？采访他们又不能让房价降一点儿。”

雷鸣露出一口白牙笑了笑，“咱的生活品质也不差啊。再说了，咱还是有产阶级呢，总比那些买不起房或是还不起房贷的强。”

江绶撇撇嘴，不置可否。

雷鸣伸手环过她的肩膀，“丫头，想太多是没有用的，收敛你的愤青气质，世界不会因你的愤世嫉俗而改变，不如想想你的年终奖比较实在。”

江绶忍不住笑着说：“我有那么不成熟吗？”

一到公司楼下，江绶拎起包打开车门就准备往外冲，雷鸣拽住她，塞给她一包堵车的时候得空在路边 KFC 买的早餐，叮嘱道：“吃完再工作。”

不顾周围人的侧目，江绶回身扶着副驾驶座，用嘴唇在他额头上碰了碰。

“夜晚不要应酬，早点儿回家。”

吃过简单的早餐，泡上一杯维 C 泡腾片，江绶抱着电脑来到会议室。

轮到她发言，她暗暗深吸一口气，挺直脊背，打开电脑。

江绶毕业后在一家小公司做了两年市场专员，见客户最重要的技巧之一，就是身体仪态的端正。所以，直到现在转行到女性杂志社当编辑了，她也一直不忘这当初至关重要的第一课。任何公众场所，她都是落落大方，从内到外散发出不卑不亢的自信。

私下准备已足够充分，再加上江绶条理清晰的表达，主任很是满意，带头鼓起掌，“这个策划非常精彩，还有没有人要补充的？”

众人一致微笑着摇头。

“那好，就这么定了，大家各司其职。散会。”

江绶落到最后，收拾散落的资料。

静宜过来帮她，低声问：“策划你做好了，由谁牵头？”

江绶耸耸肩，“老规矩呗。”

静宜咬牙道：“妈的，又便宜了程西那个苦瓜脸。”

“想开了，无所谓。她在为邀功请赏而努力奋斗的时候，我还可以多看两场电影，多做两次 SPA 呢，怎一个爽字了得啊。”

静宜切了一声，“你个傻子，就知道干，不知道表现。”

江绶撇撇嘴，不欲与她作口舌之争。

四年职场生涯，她依旧学不会溜须拍马，雷鸣总说她是“傻丫头”，静宜亦然，看来她是真的傻了。不过这样有什么不好？又不指望在这儿终老。再说了，她一不缺钱花，二有人疼爱。她尊重长辈，孝敬父母，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一标标准准的五好青年，她活得恣意潇洒，犯得着天天

搞批斗吗？玩办公室政治那是高智商的活儿，她不认为自己笨，但也不想给自己找不痛快。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到时再说。

江绾步出现代化的写字楼，伸了伸懒腰。

刚刚接到雷鸣的电话，说是临时加班，那她一个人也不想做饭了，干脆叫上静宜去吃湘菜。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人民好情调……”

听她把歌词改得不伦不类，静宜笑得肚子疼。

湘满楼永远需要排队，等两人吃完，都过了九点，二人沿着淮海路散步消食。

“你上次说雷鸣升职了？”

“是啊，我还给他买了一件 Ben Sherman 的 Polo 衫表示祝贺呢，改天让他穿上你瞧瞧。”

“呸。”静宜啐她，“我看他干吗？他好不好看与我何干？”

“他好看了间接说明我有品味嘛。”

“你有品味就不会选他。”静宜给了江绾一个大大的白眼，她一直对雷鸣有成见，认为他太功利。

江绾假意伸手掐她的脖子，“那是我男人，你给我留点儿口德。”

“不跟你闹。”静宜拍下她的手，正色道，“说正经的，他打算什么时候跟你一起步入婚姻的殿堂？”

江绾一愣，手不由自主地在背包带子上来回摩擦，“这样不好吗？”

“是你现在没想还是他不想？”静宜咄咄逼人。

这问题问得太技术，江绾终于有点儿烦躁了，“静宜。”

“好了，亲爱的，我不逼你。不过绾绾，心永远是自己的。”

江绾还真不习惯两人之间这么严肃的气氛，忍不住笑着说：“这人啊，就不能太闲，闲了就开始伤春悲秋。啧啧，酸哦。”

“死丫头。”两人笑着闹成一团。

淮海路上灯光闪烁，和着路人的喧嚣，一派纸醉金迷。

和静宜分手后，江绾回了自己的家。

她在上海读的大学，大二时父母出钱给她买了一套房，等到她有能力了就开始自己还房贷，再有几年江绾就能落得一身轻松了。她还真感谢父母的远见，不然，就现如今飙升的房价，她每个月还完贷款也就只能吃不喝了。

哼着歌，她从包里掏出钥匙准备开门，却被门口的人给吓了一跳。

“雷鸣？你怎么来了？”江绾加快脚步迎上去。

雷鸣靠在防盗门前，正捂着额头，听到声音抬头，“晚上有应酬，喝了点儿酒，开车怕被交警罚，正好离你这儿近，我就过来了。”

“怎么不打电话呢？在门口站着傻等。”

“打了啊，再打手机都爆了。”

江绾掏出手机一看，惊叫道：“呀，吃饭的时候调成静音了。”

雷鸣伸手点点她的额头，宠溺地说：“你啊。”

“车停在哪儿了？我去帮你开回来？”江绾边问边开门。

“就你这附近的酒店停车场里，明天我自己去取。”

江绾看他不太舒服的样子，扶着他进屋，“所以说我讨厌你们这些公务员。做生意有应酬还能推一推，像你，又不好得罪那些头头脑脑，哪次不是自己遭罪？这次又喝了多少？”

雷鸣咧嘴笑着说：“其实也不多。”见江绾瞪着他，只得说，“大概七八两吧。”

“雷鸣！”

“好了，绾绾，”雷鸣把住她的肩，把脸凑到她跟前，“我的酒量我心里有数，你就别操心了，啊。”

江绾脸色不豫，“有数管屁用，屡教不改。”她把包甩到沙发上，进了卫生间。

雷鸣苦笑，这下好，又犯错了。

江绾出来了，“傻站着干吗？还不进去洗澡？不把一身酒气洗干净，不许上床。”

“绾绾，谢谢你……”雷鸣紧紧地抱住她。

“哎呀，难闻死了，放开，放开。”江绾把他推进卫生间。

雷鸣被逗得笑出了声。

在外面的时候就出了汗，现在更是衣服贴到背上难受得很，这个季节的上海多雨，可也没见凉快到哪儿去。江绾关窗开空调，脱下外衣，拿了睡裙跑到外间的浴室。

她是个会享受的人，两间浴室里装的都是那种四脚落地的浴缸。拧开水龙头，江绾在浴缸里滴了几滴熏衣草精油，坐进去长舒一口气，只觉得全身的骨头都在一节节地打开、放松。

她想起静宜今晚的话，“他打算什么时候跟你一起步入婚姻的殿堂？……是你没想还是他不想？”

当时没觉得有什么，现在一个人了，心境五味杂陈，失落、失望、委屈一并向她扑来。

她和雷鸣在一起三年，最初他和她都忙着建立自己的事业王国，加上江绾那个时候年纪不大，从来没有考虑过婚姻这个严肃的问题，两人在一起只是纯粹的谈恋爱，并且这种感觉让他们觉得很受用，索性谁都没提以后的事。最近这一年，江绾偶尔也想过，她曾侧面试探过雷鸣，也不知那时雷鸣是真的没多想，还是压根儿就不想，结果很是让江绾失望，至此，对于婚姻的事她绝口不提。

今晚，静宜戳破了她一贯的伪装，把这个问题赤裸裸地摆在她面前让她做选择，她还真的惧怕了。

江绾低下头恍惚地笑，怕什么来什么，这不是让她逼婚吗？可雷鸣一点儿暗示的意思都没有，让她怎么开口？

雷鸣已经洗好了，在外面叫她：“绾绾。”

“这里。”江绾扬声答道。

雷鸣推门而入，看到浴缸中的江绾，坏坏地吹了声口哨，“妞，你这是摆明了勾引我。”

江绾搁在浴缸边的手撑住头，软声道：“流氓。”

雷鸣笑得一脸轻薄，走过来蹲在她身边，撩着池中的水，“谁是流氓？嗯？”

“哎呀好了，你出去，我要穿衣服了。”

“既然你都说我是流氓了，那我就把这个称号坐实喽。”江绾惊觉不妙，尚未来得及出声警告，就被雷鸣从浴缸里捞出来，抱了个满怀。

江绾一声尖叫后，又笑又喘，在他怀里扭来扭去挣扎不停，到最后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

“你欺负我。”她把头埋在他的脖颈处，似在呜咽。

“我怎么舍得？”

“放我下来吧。”

“求我。求我就放过你。”雷鸣不依不饶地使坏。

“求你了，好哥哥。”此刻，江绾湿漉漉的头发紧紧地贴在脸颊，水珠还在不断地流下来，划过他的胸口，轻柔似羽毛。

雷鸣的眼睛突然黑得惊人，他只穿了条睡裤，两人肌肤紧贴，让他几乎丧失了呼吸。

“绾绾……”雷鸣把江绾抱回卧室，放到床上。江绾还没来得及起身，雷鸣就已经压下来，炙热的双唇掠过她的额头、眼睛、嘴唇、脖颈……

江绾的体温混合着沐浴后的清香，撩拨得雷鸣迷失了方向，他紧紧地箍住她的腰，力气大得几乎要把她碾碎。

“雷鸣……”江绾抱住他，手划过他光滑的脊背。

雷鸣剧烈地喘息，声音在她耳边辗转，“绾绾，绾绾，我爱你……”

最后一刻来临，他伸手紧紧地抱住江绾，发出长长的一声叹息。

待到两人都平静下来，江绾翻身搂住雷鸣的腰，把脸埋在他的胸前。

雷鸣扯过薄毯盖住两人，抚摸着她柔软的长发问：“你有心事？”

江绾抬头，“大神，你上辈子是算命的？”

“鬼丫头。”雷鸣好笑地拍了下她裸露在外的背，“你那心思也就一碗水的深度，别把自己想得老道似的。”

“雷鸣，再有俩月你就过生日了吧？”

“难得你记得这么清楚，亲一个奖励一下。”抵着江绾的额头，雷鸣笑得灿烂。

“雷鸣……”

“嗯？”

“我们现在这样，你快乐吗？”

“丫头，你今天是怎么了？”

江绶看着他清爽俊秀的脸，沿着清晰的轮廓缓缓划下，“你也三十岁了，以后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跟你一起过生日。”

“傻话。”雷鸣好笑，只当她是感性的一面发作，“除了你还有谁？”

江绶的低落心情被他这一句彻底击破，是啊，除了她还能有谁？雷鸣的所有表现都可以证明他爱她至死不渝，她怎么会因为静宜单方面的原因就否定所有？

江绶搂紧雷鸣，她其实很容易就被感动，这一刻，她突然生出一种相依为命的悲壮情怀。

说起两人的相识，颇具戏剧性。

江绶毕业后所在的公司是做化妆品代理的。

某次，公司的一批货被扣押在海关，帮他们办理清关业务的小黄实在没法了，来找江绶，“我跟那边沟通好多次了想尽快把事情办好，可就是不行，你们的化妆品是纯进口的，抽检那是必需的程序。至于抽多少、怎么抽、需要多少时间，还是海关那里说了算。不如你跟我一起去见一见他们的负责人？”

江绶恼了，他们就等这批货救急呢，这下可好，全让那帮官僚给毁了。

就这样，江绶碰到了雷鸣。自然，她也不会有好腔调。

雷鸣好笑地看着气急败坏的江绶，他觉得这个小女人像只猫，可爱又娇俏。此刻，他要做的就是捋顺她炸飞的毛。

“江小姐，我不想打官腔跟你说这是规矩。我们就来谈谈贵公司的这批货，你们是进口，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对其进行检查；你们的产品是化妆品，是要放到市面上供人们使用的，你说抽检其中的成分有必要吗？最后，我发现贵公司产品中文标签中的成分说明还有待改正，这也是我们暂时扣押的部分原因。具体情况，稍后黄小姐会告诉你。不知道我这么跟你

解释，你是否满意？”

江绾彻底熄火了，本来她还在担心刚刚自己的态度是否会带来循环恶果，现在人家一番有理有据的话，更是把她辩驳得无话可说。

江绾心里千回百转，面上还镇定自若，打死都不能承认自己心虚，最后她只能死撑，“既然如此，我们就等候结果了，希望不要太久。”

雷鸣在她身后扬声道：“不会太久的。”

一语双关，只是当时不明白。

江绾经常拿这事糗雷鸣，“我怀疑你是故意的，好设局让我来见你说，暗恋本姑娘多久了？”

缘分，就是这么不经意间地扑面而来，谁又能看得真切？

第二天，江绾偷空在 QQ 上给静宜留言，“他是爱我的！”

静宜很快丢过来一个白眼，“这都被你看出来了？你真聪明。”

“死人，跟你说正经的。”

“我很正经。”

“我暗示过他，不管他明不明白，这次给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静宜打出一串问号。

“亲爱的，试着了解他吧，你会发现他的不同的。”

“我早就发现他的‘与众不同’了。”

江绾无奈，这女人真不是一般的固执。

静宜回她，“绾绾，我还是那句话：心是自己的！任何时候都别失了自我。”

人物访谈栏目还在继续，江绾跟 ZD 地产的李总约好了采访时间，按时到达公司总部。秘书通报后，示意她可以进去了。

江绾敲了敲门，得到回应后推门而入，在看到里面还有另一个人的存在时不由一愣。背对她坐在沙发上的那个男人半侧过脸，微微抬起眼睑，淡淡地扫了江绾一眼，向她轻轻颌首。

他悠闲地跷着腿，江绾一眼就瞅见西裤上笔挺的裤线。他虽是坐着，也能让人看出个子不矮。他的西装外套搭在沙发扶手上，看似随意，但绝

不会把西装压出任何折痕，一条领带被细致地折成小方块，放在外套口袋里。

江绶的目光滑落到他撑着额头的右手上，古人说肤若凝脂，江绶很想走近看看，他的手是否真的洁白无瑕，修长细腻。

江绶看男人就爱看细节，静宜说她已经达到了病态的程度。

就那么微微的一侧目，便让江绶觉得此人非池中物，那风流姿态浑然天成，虽乍一看感觉很年轻，但释放出的气场绝不是他这个年纪应有的深沉老练。

“江编辑，这边坐。”李总热情地招呼她。

江绶回过神连忙说：“打扰您了。”

“哪里话？我的荣幸才是。对了，向您介绍一下，这是中创集团的营运总监，易尚晓。”

易尚晓起身，对她伸出手，礼貌地道了一声，“幸会。”

大名鼎鼎的中创谁人不知？

中创直属中央部委管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以制造、销售电缆管起家。时至今日，已经拓展成集房地产、电子、军工业为一身的上市集团，全国著名的纳税大户，在各地建立了四十多个分公司、办事处。

江绶心里开始抽气：这么一个老牌国企的营运总监怎么能这样年轻？算了，她想，国企内部的关系错综复杂，没有一定的实力与背景，别说出头了，能否立足还是个大问题。精英果然是遗世而独立的，难怪他刚才那样淡淡的表情了。

江绶微微一笑，“幸会，易总监。”

后来有一次，江绶问易尚晓：“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摆什么架子，摆什么 Pose 呢？”

易尚晓回答：“我以为我那样很酷。”

他也反问江绶：“别人都说通常我那个样子的时候，感觉拒人于千里之外，淡漠傲慢，你怎么就不怕？”

江绶扑哧一声笑出来，“我是很想配合一下，可是那个时候你的手比

你的人更具诱惑力。”

这都是后话，当时两人相互打过招呼后就再也没有交谈。江绶在一旁采访李总，易尚晓照旧翻他的杂志。

“您的意思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上海的房地产市场类似于证券市场？”旁边传来一声轻笑，江绶回转头，有些不快。

“对不起，你们继续。”易尚晓嘴角微勾，怎么看都像是在强忍着笑。

把我当白痴了？江绶转身，问：“易总监好像有话要说？”

易尚晓放下杂志，往沙发里靠了靠，双手环胸，“我只是觉得房子这事儿比证券要复杂太多了。房子有使用价值，证券没有；证券的涨跌比较频繁，大大小小的周期比较多，相对来说周期较短，人的一生就会有很多机会；而房子的涨跌周期就很长，人活一辈子也就那么短短的几十年，相对而言机会就很少。”他的唇再度扬起一个弧度，“所以说失去了就不要再强求了，人总是要活在当下的。”

江绶面上依旧毕恭毕敬地说：“那么也就是说，多大的本事做多大的事？不是金刚钻就不要揽瓷器活儿？多谢易总监的指点。唉，看来房市到底还是有钱人的市场啊。”

易尚晓又拿起杂志，“那要看政策的走势和相应政策的出台。”

在一旁看着他俩“斗嘴”的李总此时忍俊不禁，“小江啊，你太有意思了。”

江绶赔笑道：“一时忘了形，李总见笑了。”

江绶告辞出来，忍不住长舒了一口气，易尚晓真是个人精！怎么绕都绕不上钩，多一句都不肯说，此人城府之深不是一般人能比拟的，坐上总监之位也算实至名归。她站在ZD总部楼下，等出租车的间隙，瞎想着。

“江编辑。”

江绶回头，看着易尚晓手插裤兜，恣意潇洒地走到她面前，伸手一摊，“你的录音笔忘了拿。”

江绶伸手接过，“谢谢。”

“接下来去哪儿？我送你。”

“不用了，我回家。”

易尚晓挑眉说：“这么早就下班？偷懒？”

江绶晃了晃手中的录音笔，“主任批的特权，逢重要访谈，可随时外出取材。我这也是为工作献身，回家了还不得休息。”

易尚晓耸耸肩，阳光下眉目清明，看上去愈加斯文英俊。

他不接话，江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彼此静默了几秒钟，又同时开口。

“你……”

“我……”

“女士优先。”

江绶哑然失笑，片刻恢复镇静，眨眨眼说：“我等出租车，您要是有什么事儿，就先……不能耽误您宝贵的时间。”话中有明显的赶人意图。

易尚晓弯起嘴角，形成一道好看的弧线，“我站在这里吹吹风。”

江绶无语了。

等了十几分钟，也没看到一辆空车。偏偏身边还有这么个超亮发光体，引得进进出出的人不住地回头打量，江绶有点儿局促，在考虑要不要打个电话向雷鸣求救。

“快下班了，”易尚晓抬起手看看腕表，“这个点儿不好打车。”

“是啊。”江绶对他笑笑，又转过头看向路边。

“我送你。”

“真不用麻烦。”

“原来我周扒皮的形象这么深入人心。”

“啊？”江绶一脸茫然，这都什么跟什么？

“不然你怕什么？”易尚晓审视着她，眼神耐人寻味。

江绶被噎得哑口无言。识时务者为俊杰，她保持缄默，坐进易尚晓的车子。

江绶有些犯困，只想快快到家，弄口饭吃然后冲个澡上床睡觉。

狭小的车内空间，只有空调的风扇口啾啾作响。车窗外的南京西路灯火辉煌，璀璨的流光连绵延伸。

江绶打起精神，觉得有必要说些什么，“这个时候正堵车呢，还是耽误你办正事儿了。”

“我的荣幸。更何况，是我自己死皮赖脸争取过来的。”易尚晓的场面话跟他给人的感觉一样，平稳熟练，既不动声色，又恰到好处。

江绶清清嗓子，“我住长宁的新华路，走延安高架应该快一些。”

易尚晓瞟瞟她问：“一个人住？”

这已经涉及私人话题了。大哥，我们很熟吗？江绶腹诽，面上平静地说：“对，一个人住。”她没说错嘛，她和雷鸣确实是各住各的。

易尚晓侧头说：“受过高等教育，工作良好，经济上自给自足，你这架势足够吓跑一堆男人。”

江绶觉得完全有必要澄清一下，“幸好还有个人立场坚定。不然像你这么一说，我这辈子算是彻底完蛋了。”

易尚晓是何等聪明之人，反问道：“男朋友？”

江绶微笑不语。

片刻，她接话，“现如今的男人都这么胆小如鼠？见不得女人好过还是怎么着？非要女人无条件地崇拜男性，坚信白马王子总有一天会踏着五彩祥云来带自己进入童话般的美好世界吗？”

易尚晓挑起眉毛，上下打量她，“有大部分男人还是很愿意让女性依靠的。”

“嗯，满足他们变相的大男子主义情结。”

如果可以，谁都想待在温室里再被罩上一个防风套，这个社会如若不残酷，女人干吗非得跟男人甚至牲口一样被人使唤？随处可见的倾轧，无关风花雪月。

“你真像个刺猬。”

江绶火气被引上来，她最讨厌自己情绪波动的时候，对方还一副无动于衷的模样，显得她幼稚、被轻视。她几乎想立即还口，但还是忍下来，她不可能讨每个人喜欢不是？

“哟，谢谢夸奖。”江绶故作惊讶，表情夸张。

易尚晓笑了笑，慢慢地踩下刹车，打量着四周问：“是这里吗？”